補餘堂四書問答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十三

婺源戴大昌斗源

告子曰生之謂性　章

問　集註謂告子言生之謂性。蓋但以氣之能知覺運動者爲性。以告子徒知氣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也。其說然歟。

答　此章集註謂告子但認氣之能知覺運動者爲性非也。蓋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欲使其心如槁木死灰。故其學以不動心爲主。李安溪謂即佛氏之祖。若使其但以氣之知覺運動。能甘食悅色者爲性。則識見之鄙陋甚矣。在當日安

能自樹一幟。孟子又安屑與之往來辨難哉。竊謂告子欲闢孟子性善之旨。首章以杞柳喻性。本無仁義。近於性惡之說。次章湍水之喻。變而近於善惡混之說。迫孟子再折之。乃因上二說而又變之曰生之謂性者。蓋言人性本來一無善無惡之體也。即性無善無不善也之謂是其意固即莊子混沌之說也。抑即王陽明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者也。然孟子言性善。乃指人所得於天命之粹然。心之有是四端者。方謂之性。若如告子但以生之謂性。則人物誰不同。此有生哉。故以白之謂白。及白羽白雪白玉遞詰之。言萬物之生有不同。猶凡物之白有

不同惟人之生也。得其秀而最靈。故能有是四端。非凡物之所得而同。白羽白雪白玉。趙註釋爲羽之性輕。雪之性消。玉之性堅。頗屬支離。蓋孟子之意。第因告子言凡有生者同此一性。故以白羽白雪。論生稟之薄者。喻犬與牛。以白玉論生稟之厚者。喻人。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也。而告子混應曰然。以堅執其無善無惡之見。於是孟子乃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以窮之。使其曉然不得以同此有生者。卽同此性也。朱子於下章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註云此亦生之謂性之意。則於此首句當註云。卽下性無善無不善也

之意乃謂指人物之知覺運動者而言。何自相繆戾耶。若謂告子以食色爲性。故知其所謂性者。但指其能知覺運動耳。此又不然。觀孟子言性善。亦曰形色天性也。又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以及耳鼻四肢之欲。皆性也。但君子不以爲性而求必得之耳。故告子云食色性也。另是一層議論。並非以爲生之謂性句註脚也。

告子附考

趙註謂告子名不害。告其姓也。常學於孟子而未純徹性命之理者。孫疏則疑浩生不害卽告子。而浩生乃其字。趙

註又以浩生爲姓不害爲名另是一人集註仍依趙氏考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註引墨子書云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据此則告子固名勝也然按史記孟荀列傳墨子並孔子時又困學記聞引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今告子與孟子同時問答其去墨子遠矣則所謂告子勝者固未必即此人也或疑孟子與告子言性數章皆孟子自著設爲問答猶之荀子之書亦以孟

子爲問。而荀子爲答。辭以辨駁之。要皆假設之言。未知然否。

樲棘

問　趙註云小棘卽酸棗也。集註改爲小棗。何如

答　上。何梧檟既係二木。則樲棘必非一名。按爾雅云。樲酸棗。說文云棘小棗。據此似亦當分二物言之。蓋棗之屬。原非一種也。或謂樲則棗屬。棘則荆棘之類。以二木皆有刺。故類舉之。孫疏又以羊棗與樲爲一物。非也。何義門云羊棗乃柹之小者。俗呼牛㚢柹。亦名㮕棗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問　任人以禮食則飢而死。親迎則不得妻。窮詰禮重之說。此亦與淳于髡嫂溺之問相仿。則屋廬子亦可以權字答之。謂如士君子飢餓不能出門戶。君周之亦可受、舜之不告而娶皆是也。乃復之鄒往問。而師弟所以答之者俱不及此何耶。又所謂以禮食者、果何指耶。

答　所謂以禮食者、按孫疏引坊記云。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閻百詩取此說竊謂任人言以禮食者、亦泛言迎之致敬以有禮、固未必專主食禮一條。其言不以禮食、猶云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也。且任人之問。與淳于髡意大不同。蓋髡之問。固知授受不親之爲禮。而嫂溺之爲變。不過欲餂出權字以爲詰問之端。故孟子卽與之言禮言權。若任人設問之意。則直謂禮食親迎之有妨于食色。覺先王之制度。俱爲迂濶。幾欲使人人蕩檢踰閑。放於禮法之外。其有害於世教豈淺哉。故充任人不以禮食則得食之心。雖將至於紾兄之臂而亦可。充其不親迎則得妻之心。雖將至於摟其處子而亦可。所謂不揣其本以舊坊爲無所用而欲壞之者也。觀末節屋廬子之所答。然後知禮重爲揣本之說。卽孔子所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立程伊川先生言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者也彼任人者食色之流烏足與之言權乎若夫先王制禮具有精意亦或有宜於古不宜於今者後人俱目爲迂濶如郝氏所論一則可附覽焉

郝仲輿曰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於古不宜於今即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祖衣行禮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父在爲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爲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爲位

於外。爇轂輿魚腊置柩旁。此等近迂濶。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嫌疑。祭祀用子弟爲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爲鬼。此等近戲謔。人死含珠玉以誨盜。壙中藏甕甒筲衡等器歲久腐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而有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元冠。服用皮食則祭。至於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韓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

不多於民居乎。如云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爲大夫子爲士庶。則廟又當毀。條與條廢祖考。席不暇煖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於抑庶之法。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於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於麻葛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如此之類。雖古禮烏可用乎。

受業於門

問古人所謂受業。業非即學之謂。如何

答今人以從學爲受業。而不知業實假借之字也。竊按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故檀弓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註謂許其口習可也。夫以誦爲口習。則業非徒口習之謂可知也。又左傳辰在子卯。君撤宴樂。學人舍業。夫以業與宴樂並舉。則業亦必有音聲之事可知也。嘗攷唐歸崇敬授國子監司業。上言曰。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業。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大版謂之業。詩設業設簴。則業是懸鐘磬之簨簴也。今太學旣不教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爲辟雍。以祭酒爲太師氏。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師。詔集百僚定議。

義者難其事不果行。又讀書記亦引此條。因謂靈臺之詩。簴業維樅傳曰。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左傳學人舍業。檀弓大功廢業。並謂此也。懸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義。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是也。又借爲事業之業。易傳之進德修業。及盛德大業是也。觀此二條。則知所云樂正司業者。謂鐘磬之簴業也。父師司成者。謂自小成以至大成也。其記曰時教必有正業。敬業樂羣大功廢業。手執業則投之。傳曰學人舍業。臣以爲肄業、及之要皆鼓歌弦誦。不撤琴瑟之謂也。此受業之說也。蓋自虞書命夔

典樂教胄子。後代因之。凡教世子及教士。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庠序之中。既有大師小樂正大胥小胥籥師籥師丞諸人。各以樂爲教。又有樂正父師以摠其成。是以入學之人。無不日習于樂。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少而習焉。長而安焉。此古之學者。性情由之而醇。匪僻無自而入。所謂成于樂者有由然也。迨後世六藝之教不明。而才智之士。非役志于詞章即空談夫心性。并受業之稱。亦莫由究其義。人材之不古若。豈無故哉。

曾文附考

左傳哀八年宋滅曹。執曹伯以歸。于是曹滅久矣。王厚齋則謂曹交蓋以國爲氏者。今按春秋註。郳本曹姓。爲顓頊之後。又魏書云。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封曹俠於郳。至戰國爲楚所滅。又趙氏題辭。郳至孟子時改爲鄒。則郳又即鄒也。故曹交自言得見鄒君。可以假館以其爲同姓之國也。毛西河亦謂交或曹姓而交名者。則趙註以曹交爲曹君之弟。非矣。

小弁

問序以小弁爲宜臼之傳所作。趙岐則謂伯奇仁人而父虐

之。故作小弁之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孰爲是與

答論衡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維憂用老是也。亦主趙說。按伯奇。尹吉甫之子也。曹子建惡鳥論云。吉甫聽後妻之讒。欲殺伯奇。厥弟伯封求之弗得。乃作黍離之詩。攷韓詩亦以黍離爲伯封作。皆與趙說可互證。惟劉更生有云。伯奇爲王國子。繼母欲立其子伯封而譖之王。王信之又似以伯封爲即伯服者。故此章孫疏直引幽王嬖褒姒事。謂伯奇即宜臼也。儼欲合二說爲一矣。朱子集傳集註。俱係引用序說而所作詩序辨說。則又言小弁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見其必爲

宜曰耳。竊按詩序謂小弁爲宜臼之傅所作。何以趙註又謂爲伯奇作。據此則先儒以小序爲傳自子夏者。究屬可疑

有人於此二段 趙註謂此人爲越人。若被人彎弓而射則已談笑道之。此人爲其兄。若被人彎弓而射則已涕泣道之。今按集註未釋。惟講章則云此一人也。若越人彎弓射之。則已談笑而開導焉。若其兄彎弓射之。則已涕泣而開導焉。寔勝古註之說

凱風

問朱子詩傳但謂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自責。後儒因謂

婦人從一而終。若失節而嫁。似不得爲過小矣。如何

答朱子蓋本鄭箋之說。箋云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但按詩序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孔疏謂母意欲嫁。孝子因自責已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據此則成其志者成母之志節也。此層必須補出。蓋意但欲嫁。故曰過小。而七子能自責。不同于不可磯。故終能感悟其母也。晁氏以道疑爲母已竟嫁。謂其于先君無妻道。于七子無母道。恐悞矣。毛西河據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爲母責子詩亦未合

季任

問 趙註任薛之同姓。季任任君季弟也如何

答 趙註以任爲薛同姓。孫疏引左傳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以証。竊按傳所謂任者。皆謂任姓。孔疏引世本氏族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此十國皆任姓也。孟子之任乃任國非任姓也。僖十一年傳。任風姓也。杜云伏羲之後。今任城縣也閻百詩云今濟寧州東有任城廢縣是。又錢君辛楣云國君之弟以國氏。春秋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二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皆國君弟也。依此當云任季爲任處守。其曰季任。傳寫顛倒耳。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問 集註謂聖人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如其說則仍是爲肉爲無禮矣。豈不與上二句相矛盾乎。閻百詩亦譏集註之非。但又謂孔子所爲有罪。卽在不稅冕而行一句。蓋大夫冕而祭於公。今也戴於道路間。尚非罪乎。閻說然歟

答 本句用乃字一轉。明言非是爲肉爲無禮矣。若集註仍謂以燔肉行。固於上二句解說不去。但閻百詩謂微罪卽指不稅冕。以爲戴冕而行於道路爲罪。則於聖人所以去魯之故

未明語尤鶻突。竊謂以微罪行。罪字當指孔子本身說方合。若謂以燔肉行。是仍歸罪於君上。夫指君以罪。不惟非聖人心事。亦且非孟子語氣矣。今按趙註云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據趙註蓋謂聖人以燔肉所由不至者。想因我黨今日從祭之禮。有所未備。是即所謂微罪也。故皇皇不稅冕而行。以明燔肉不至之過在已也。趙註有微罪乎。乎字是爲類上添毫。而不知者以爲爲肉。知者以爲爲無禮。正所謂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如此解微罪二字。方切孔子本身說。禮所稱士大夫去國。不說人以

無罪。註云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歸己是也。觀史記載此事。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己送之曰。夫子則非罪。是知孔子當時自以爲有微罪而行。故師己送而解之。安得以微罪二字屬之魯君乎。余惜孫疏不能申明註義。集註亦復悞解。改疏證之如此

無有封而不告

問 此條不得專封國邑。當與四命士無世官無專殺大夫以類相從。何以列在五命之末。

答 專封國邑。按孫疏謂如楚取彭城以封魚石之類。李安溪

謂此繫在五命交隣之後。當指存亡繼絕。如城楚丘封衛之類。然此非常有之事。似仍當就本國。以大都大邑封其臣下而言。 一云易繫傳不封不樹。虞仲翔曰。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檀弓縣棺而封。鄭註封當爲窆。下棺也。據此蓋謂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有喪必赴于諸侯。不告。謂不赴告也。封而不告。恐其有簒弒不可告人之事。先君不能正其終。嗣君不能正其始。故申明其禁。斯所以列諸五命交隣之末歟。此解本之郝京山。蓋用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無曲防三句而此句則所謂以喪禮哀死亡也。謂葬則有賵有賻有贈有襚是也。且曰無不者甚多之詞。若專封國邑事則鮮矣。閻百詩極取之。

南陽

問 南陽爲齊地。抑魯地歟。

答 全謝山則以爲南陽卽汶陽也。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按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齊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則似已失之。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也。蓋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壤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在於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者。愼子欲取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愼子附考

史記孟荀列傳。愼子名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 又按愼子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氂之術滑氂等三百人善守禦。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愼子嘗遊學于魯。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欲使伐齊取南陽時孟子自齊歸止于魯。語之曰不可。愼子曰。此則滑氂所不識也。蓋禽滑氂其所尊尚。故云（四書聚考載此段） 据此則滑氂氏禽。愼子名到。而愼子乃學于禽滑氂者。趙註以滑氂爲愼子名。似誤矣。 又史記儒林傳云。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

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又墨子。言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于是楚王請無攻宋。然則滑釐或曾受業于子夏及墨子者。而愼子又嘗學于滑釐者歟。是莫能定也。大約愼子與宋句踐宋牼一名鈃匡章。俱爲當時好一邊人。故孟子與之晉接而語以仁義之說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

問　孟子言魯始封儉于百里。則明堂位云封于曲阜地方七

百里者。固屬夸詞。但至戰國。魯有方百里者五。其彊域果安在歟

答 攷魯始封。北至汶上與齊接壤。西南則與宋鄭衛及邾莒杞鄫諸國犬牙相錯。本不過大。可知其無七百里矣。迨入春秋後。吞滅弱小以自附益。其書于經可考者。隱二年入極（入郎）滅也。觀莒人（入向可知）十年敗宋師於菅。取郜取防。僖十七年滅項。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文十年伐邾取須句。宣四年伐莒取向。九年取根牟。十年伐邾取繹。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邾二邑）。昭元年伐莒取鄆。四年

取鄅。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邑三十年伐莒取鄆。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啟陽案本鄅國地邾人襲鄅鄅子從帑於邾遂爲邾有後地屬魯據此魯在春秋。寔兼有九國之地。極項鄟邿根牟魯所取也。向須句鄫鄅。則邾莒滅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此外又晉文分曹地。則魯有曹州府濮州西南。而越旣滅吳。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此其地界日以擴矣。其曰方百里者五。蓋有過之無不及焉。

白圭曰丹之　章

問　閻百詩以此白圭。與史記貨殖傳白圭。先後殊不同時。斷

爲兩人。謂趙註之謬。然與。又趙註謂當時有小水。圭爲築提。未審何据

答

閻百詩据白圭爲魏取中山在文侯十七年。下逮孟子乙酉遊梁時。隔七十三年。以爲不應尚在。故謂與史記貨殖傳白圭。斷爲兩人。又韓非子亦言白圭相魏。又云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按國策魏昭王時有一白圭。或卽韓非所稱之白圭。亦卽與孟子問答之白圭乎。竊謂白圭壅水注隣一事。其當見絕于有道審矣。蓋自智伯與韓魏合謀。引晉水以灌晉陽。智伯曰。吾乃知水之可以亡人國。可知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此智伯之所以亡無後也。漢賈讓奏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觀此豈非智伯作俑而戰國從而效尤乎。閻百詩釋無曲防一條。亦謂葵邱申禁。諸侯猶有所憚。降至七國。人人得自爲縣。而不難以隣國爲壑也。故前章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此章則曰仁人之所惡也。蓋深絕之矣。

君子不亮惡乎執

問 趙註亮信也。集註云亮與諒同。信也。但論語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君子貞而不諒。則諒似不得就好一邊說。

答 此條孫疏有云。亮之爲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惟明善乃

能誠身。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是釋亮字與諒似有分別。較勝趙註集註。但字義亦不可泥。如孔子言君子貞而不諒。又云友諒。猶孟子言君子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又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蓋言各有當也。　或云亮與諒同。謂硜硜小信也。君子不亮。故于事惡得有執滯不通之病。此節蓋即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兩章之意可存參。

傳說舉於　二句

問　漢書賈誼傳傳說胥靡。罪人張晏註傳說被刑。築于傅巖一作

傳險蔡傳則以築爲居孰是。或謂武丁曾遯于荒野。傅說乃其舊識。夢賚形求。殆託言耳。又膠鬲既爲文王所舉。孟子論殷故臣。則與微箕比干並列。何耶

答　按孔傳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書傳雖未可据。然以說爲代築。或可信也。至謂說爲高宗舊識。託夢形求。亦是想當然事。尤無据也

膠鬲。趙註但謂殷之賢臣。遭亂隱遁爲商。文王舉之以爲臣。按呂氏春秋云。膠鬲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于殷。

又云。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問師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問以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日報矣。迨武王入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請以日中爲期。武王以明日要期。則弗得也。周公曰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不忍爲也。據此則文王乃舉之以事殷紂。未審証何以不引及也呂氏春秋誠僞篇又載文王沒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于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似私與通謀者則不經矣

孫叔敖舉於海

問左傳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宣十二年蔿敖爲宰。擇

楚國之令典。杜註皆云卽孫叔敖也。又楚不近海而云隱處海濱。其說如何。

答　拔蔿艾獵爲蔿賈之子。係楚公族。自少已貴。若孫叔敖則荀子呂覽所謂期思之鄙人也。史記說苑皆曰薦自虞邱者也。且襄十五年蔿子馮爲司馬。夫蔿子馮卽蔿艾獵之子也。乃杜註又曰叔敖從子。是則自相伐也。叔敖之非蔿艾獵明矣。攷楚官制自令尹而下。有司馬。又有莫敖。其下又有左尹右尹左右司馬。而太宰尚亞之。今以蔿敖爲宰。謂卽令尹之孫叔敖。亦不知果屬一人否也。　云擧於海者。毛西河以爲

楚子滅蓼。期思本蓼地近吳越。蓋吳越濱海。則期思亦濱海也。今攷僖二十四年傳凡蔣邢茅胙祭杜註蔣在弋陽期思縣又文五年傳楚滅蓼杜註蓼今安豐蓼縣然則期思故蔣國非蓼也惟按召陵之役楚子自言寡人處南海說者謂水勢浩瀚如雲夢處皆可稱海耳

按莊子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又荀子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或据此謂三仕三已本叔敖事譌爲令尹子文然攷叔敖爲令尹見于宣十一年不過七八年而卒若子文自莊三十年代子元爲令尹

至僖二十三年而子玉代前後凡二十八年其間或有三仕三已後人反據莊荀以疑論語誤矣

百里奚舉于市

問舉于市。閻百詩謂奚亡秦走宛。穆公使人以五羖皮贖之。因以市作買字解。如何。

答上文于畝畝以及于士于海。俱係實字。豈市獨作活字解乎。蓋奚五羖大夫之稱。必非無因。或係穆公以羊皮請贖。或係奚節儉常自衣此服。如詩美羔羊之義。俱未可知。即謂爲人食牛。或賢者混迹泥塗之意。亦與販築魚鹽相類。固無可

賢。但謂其欲以干秦穆公則戰國好事者爲之也故孟子第曰舉于市。則泛指市井之間耳。至勝秦穆姬者爲井伯。非百里奚則昔人已辨之矣。

故達

問　古註謂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自止。故多沉溺是以達爲達而在上也集註則指達於事理言何如

答　集註應上德慧術知。故曰達於事理。古註則推及生於憂患意故以顯達釋之。但達字雖不必專指富貴利達。然亦自兼所行無窒礙說。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便包得將降大任

一節語意

仲子不義　章

問　孟子言仲子不義與之齊國弗受則非不辨禮義受萬鍾者可比王充司馬温公王厚齋及全謝山輩皆謂仲子淸風遠韻以兄之祿必有不義故避之謂孟子拒絕太甚不能如孔子惓惓於接輿丈人之流也又証以兄母釋親戚二字如何

答　仲子氏陳乃齊之公族故曰齊之世家也其兄之祿曷爲不義且即孔子于隱士輩疾微生之固歎荷蕢之果而于丈

人則譏其無君臣之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況仲子之重以辟兄離母乎。故孟子曰。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則雖廉讓。是皆小節矣。至刺孟疑孟所言。乃有意詰難孟子。非篤論也。鮑彪註國策以趙威后所問於陵子仲另是一人者誤也

按古人親戚二字。專稱父母。如大戴禮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凡此所言親戚。皆專謂父母也。然亦有兼稱者。如史記五帝本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正義則云。親戚謂父瞽瞍後母弟象妹顆首等也。戰國策

蘇秦言富貴則親戚畏懼亦兼指其嫂也則此節親戚註以兄母釋之亦此義也

春秋無義戰

問春秋紀兵之例十有三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社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凡此十三例中說者謂經書戰者二十有三皆于義無取惟伐之一例間有足取又謂書救書次及復仇

之師。春秋所美。所謂彼善于此者。其在斯與。

答經例雖言聲罪致討曰伐。而經書伐者二百一十三。其可取者或如齊桓伐徐。則為魯捍患也。伐衛則為周討罪也。晉襄伐衛。則服叛以義也。晉成伐陳。則招攜以禮也。晉悼之牛首北林東門諸役。則不戰而屈人者也。然亦寥寥矣。至其所謂彼善于此者。要亦不繫乎稱爵與稱人也。諸儒以伐為愈于侵。然易言利用侵伐。詩言侵阮徂共。書言侵于之疆。則春秋不必定以書侵為貶詞也。又謂潛師曰侵。然定四年晉定公合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而亦書侵楚。則非潛師可知矣。

又謂書救書次。未有不善。此亦不盡然。如僖十八年狄救齊。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襄十年楚公子貞帥師救鄭之類。皆惡之也。至書次者。僖四年齊桓伐楚次于陘。襄元年晉悼伐鄭次于鄫。則美其有節制然。如莊二年公次于滑。則譏其救紀無功。僖十五年救徐次于匡。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則譏其怯懦觀變。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則惡其窺伺中夏是也。若夫復仇之師春秋僅有二焉。況百世可以復讐。其說出于公羊。儒者多非之。尤不可爲典要。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十四

婺源戴大昌斗源

盡信書　三節

問近時張惕庵先生翼註論文。謂此章須連上下兩章觀之。此所謂書指兵書也。易書詩禮何至不可信。惟有兵書妄言黃帝風后力牧伊尹太公僞書。又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以及范蠡大夫種衛鞅孫臏之徒皆著有兵書。孟子言匪特此等書不之信。即以武成之告武功。猶有夸誕之詞。何況其他耶。又朱洪氏容齋謂史記周本紀言西伯受命之年稱王。而斷

與芮之訟。其後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公季爲王。此說之謬。唐梁肅暨宋歐陽東坡公孫明復皆嘗辨之。然其失則自武成始也。武成篇云太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自稱曰王發。皆紂尚在位之辭。則其書不可盡信。非止血流漂杵一端也至編簡舛誤特其小耳二說如何

答張君謂連上下兩章觀之。以孟子此章專爲當時談兵而發。不重疑書意在止殺是也。但必以首節書字爲專指黃帝及司馬孫吳等兵書言。恐未免節外生枝矣。

洪容齋所論武成之書不可盡信。請更得申論焉攷書緯云

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其可爲世法者。以百二十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林之奇曰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孔子于周書所刪去者幾七十餘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殆未必然也孟子言書不可盡信蓋謂非特孔子所已刪者。其事固屬荒渺。即所存者其詞亦或失寔。乃尚論稽古之識。聊舉武成此文以見例耳若洪容齋抉摘武成大王肇基等語。謂爲亦不可信者。則第就梅頤古文尚書之武成言之。非孟子當日所見之武成文也。按自秦燔書後。尚書之復見於世者有五。而其間一眞三僞。不可以不辨其

一則伏生所口授者爲二十八篇。大小夏侯及歐陽三家傳之。爲今文今文者謂以隸書寫之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爲二十九篇。非今之泰誓此則眞也。其二出孔子廟壁中者爲古文。謂蝌斗文孔安國得其書以攷伏生所傳。多十六篇。合之共四十五卷卷即篇也。其書未列于學官。已入中祕。惟武成一篇至東漢建武時亡。餘則杜林賈逵馬融等傳之。迨鄭康成爲之註解。將古文所多十六篇者。析爲二十四篇蓋析九共一篇爲九篇耳共得五十八篇。此則眞古文尚書也。其三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將二十九篇析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

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則僞書也其四東晉豫章內史梅賾自謂得孔安國之傳上之其于伏生今文之外增多二十五篇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爲篇（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于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由是伏生二十八篇遂與梅賾所增古文二十五篇混爲一書今世所傳者是矣然其寔梅氏所增之二十五篇並非安國所傳孔壁之眞古文世莫之察此又古文尚書之僞者也（詳說于後）其五爲豐熙之古書世本其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于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其曰徐市矮

國本者。徐市爲秦博士。因秦坑儒。托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矮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者。此文一僞書也。今之尚書伏生今文。梅氏古文皆有之。而梅氏古文二十五篇。自吳才老朱晦庵吳草廬歸熙甫輩。久疑其僞。皆有駁正之說。近世又得閻百詩徵君著尚書古文疏證。及惠定宇先生尚書古文攷。其辨梅賾古文之僞。毫髮無遺。而學者當共曉焉

附錄閻氏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二則

梅氏所上之孔傳。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者。

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世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眞孔壁復出哉。

安國古文之學。一傳於都尉朝。朝傳膠東庸生。生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惲。惲傳桑欽。惲又傳賈徽。徽傳子逵。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註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東晉元帝時汝南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絶與兩漢不合

頤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從柳得之而載于帝王世紀愚嘗以梅氏晚出之書自東晉迄今一千三百餘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有三爲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競相讚述況得孔書載于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于世者皇甫謐之過也頤雖奏上得立于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于世者孔穎達之過也朱子

分經與序爲二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于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趣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之尚書叙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矣蓋可嘆也夫

附錄惠氏定宇古文尚書攷一則并書目二則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秝班固作

律秝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于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六篇內九共九篇故二十四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伏生二十八篇太誓後得故二十九劉歆移書太常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臣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三學謂逸禮尚書左傳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服虔左傳解誼以毛詩都人士首章爲逸詩以未立于學官故也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埶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劉向別錄五十八篇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

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乎晉世。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大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爲逸書歟。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頤之書。非壁中之文也。頤采掇傳記作爲古文以紿後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於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孔氏之書。不特文與梅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旣備著其目。復爲條其說於左方。以與識古君子共證焉。

孔氏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堯典梅氏分出舜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大禹謨　臯陶謨梅氏分出益稷　棄稷卽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誓　湯誥

咸有一德梅氏次大甲　典寶梅氏次湯誓　伊訓梅氏次湯誥　肆命　原命　般庚上　般庚中　般庚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大誓上　大誓中　大誓下

牧誓　武成建武之際亡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雒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冏命當作畢命

柴誓
侯之命　僞氏𢿱文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鄭氏逃古文逸書二十四篇

舜典　汨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大禹謨　棄稷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誥　咸有一

德　典寶　伊訓　肆命名陳政教所當爲也　原命　武成

旅獒　冏命當作畢命

附錄錢辛楣古文尚書攷序古文尚書攷即惠定宇先生所著

古文尚書出于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爲僞。則并壁中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眞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于張霸。不知鄭所受于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泰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注、皆眞泰誓也、自梅書別有泰誓。乃以舊泰誓屬之今文、東晉之泰誓固僞、西漢之

泰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卽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尚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眞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獨一一證成之。其有功於壁經甚大。先是太原閻徵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生闇合而於太

誓猶沿唐人正義之誤。未若先生之精而約也。

泰誓附攷　竊按西漢時泰誓篇武帝時民間得之屋壁或謂宣帝時河南女子壞老屋得之其中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化爲赤烏等事。當時諸儒所見泰誓。俱是此篇。而于孟子國語左傳諸書所引泰誓之文無一語相合。故馬融頗疑之。迨東晉時孔安國僞古文尚書出。有泰誓三篇。與此逈別。而諸書所引泰誓之文悉在其中。由是孔穎達直斥舊泰誓爲僞。轉以孔傳所出者爲眞。相沿至今。而羣不知其誤矣。舊泰誓今雖不傳然尚有散見他書者如董仲舒天人策所引白魚入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遷所引師尚父左杖黃

鉞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馬融所引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鵰五以穀俱來舉火漢書郊祀志所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平當傳所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白虎通所引太子發升于舟劉歆三統歷所引丙午逮師谷永傳所引自絕于天又引適用婦人之言以上各條皆是

以至仁伐至不仁　二句

問　書詞本謂商人倒戈自相攻殺則血流漂杵非指周師之力戰亦何害于仁人無敵之義乎

答　孔傳釋倒戈爲商人自相攻殺相沿已久故後人謂孟子所議卻與書本意不合竊謂武成此二語固非如孔傳之解

也前徒倒戈蓋承上罔有敵於我師但謂紂之旅皆棄甲曳兵而反走耳攻于後以北乃言武王之兵因攻于其後而追奔逐北也譬如淝水之戰苻堅之兵先自倒退謝元乘勝追之秦兵皆自相殘踏死者無筭便如血流漂杵矣故孟子謂仁者之師不當如是是則不可信也若如舊解則上旣云罔有敵於我師豈前徒爲武王倒戈而在後者又爲商紂伏節因而自相攻殺乎不惟于文義不合且亦情事所必無

被袗衣　二女果

問何注論語袗絺綌袗單也趙注此句袗畫衣謂黼黻絺繡

也。集註各依之。其於古訓何所据與

答

按古文袗猶均也。儀禮士冠禮兄弟畢袗元。鄭注袗同也。其訓袗爲均爲同。鄉黨袗絺綌句義可通用。言當暑時亦與人同服此也。惟按說文袗元服也。蓋冕服之色皆元衣纁裳而後施章采。則以袗爲元服。頗與趙注畫衣義相通。集註于此句依用趙注。亦于虞書觀古人之象作服相合。皆未爲無据也。又錢辛楣先生云。三國志魏文帝紀注舜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然則袗衣二字當是珍裘也。此亦足備一說。

二女果　趙注果侍也。謂以堯二女自侍。孫疏云按許愼謂女侍曰婐。今趙釋果爲侍。謂二女之侍舜。是有惑于許愼之說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觀孫疏之說。乃駁趙注不當誤以果作婐。故硬釋果爲木實。殊不知許氏說文于婐字下。明引孟子此節。固作二女婐。釋爲女侍。孫疏似未之見也。況且趙岐西漢人。許則在東漢末。其說文婐字之訓。想係採用趙注。何反謂趙注有惑于許愼之說而遂誤歟。孫疏顯係僞撰。竟與諸經注疏公然並傳。甚可怪也。

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

問古人本以山徑之蹊閒介六字爲句。故馬融長笛賦閒介無蹊。李善註即引孟子此語證之。朱子則以山徑之蹊閒爲句。而以介字屬下句。未審何如。

答按趙註謂山之嶺有微蹊介然。孫疏亦云山嶺有微蹊。其閒之微小介然而已。是已將介然二字連讀。朱子因又以介然二字屬下句耳。惟朱子註介音戛謂倏然之頃也。今攷諸韻書介音戒。音記說文作爪从人介于八之中。未有作戛音者。朱子諒非杜撰。當俟知者質之。

高子附考

按詩序絲衣章有高子曰靈星之詩也徐整云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是高子爲子夏之門人也但韓詩外傳載高子問于孟子曰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及孟子書所載高子問答屢矣此章趙註謂嘗學于孟子鄉道未明而學于他術故尹士章集註則直謂爲孟子弟子朱徽宗政和五年封高子泗水伯亦以其爲孟子弟子故也然孔子于弟子但稱名孟子于弟子皆稱子未有呼曰叟者而

小弁章所稱高叟則其年必長于孟子矣故郝氏謂論詩之高子是子夏門人尹士山徑禹聲章則孟子門人是高子有兩人也

以追蠡

問 豐氏解追爲鐘紐集註用之筆乘譏其穿鑿不可從謂追之義當如槌擊之追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槌蠡者其形似也其說如何

答 按趙岐之註亦與豐氏之說相同故集註並依之然其義

固未確。今攷鍾紐乃鐘頂之環。即考工記鳧氏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者是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鄭康成云旋屬鐘柄所以縣之。鄭氏鍔云其形如環。有盤旋之義。其名曰幹。有正固之義。又沈存中云今太常鐘鎛皆于甬本爲紐謂之旋蟲。側垂之。所謂衡者鐘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横括掛之。横括即所謂旋蟲也考工記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康成曰此二名者鐘柄也蓋甬與衡爲鐘之柄而旋則穿于鐘柄者故記云叁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是也。遍觀註釋家拋未見有名旋蟲爲追者。又攷追字有三義。說文追逐也。陟隹

切。又周禮天官追師追音堆。謂治玉石者。蓋后之衡笄以玉爲之。如詩追琢其章是也。又楚辭九歌背繩墨以追曲兮。注古追與隨通故字彙補作句爲切謂與隨通也。通觀字書亦無有釋追爲鐘紐者又攷蠡字亦有四義一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音騾即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音裸即疥病左傳爲其不疾瘯蠡是也一音禮說文蟲之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皆從禮音者爲是今豐氏因蠡爲齧木蟲又以鐘紐亦名旋蟲遂附會其說以追爲鐘紐。殊屬牽强。然以追爲槌擊之

追則遍攷古書亦未見有以追爲槌者說文追陟隹切槌直類切音義各異則槌擊之義亦難信其有據矣竊謂凡樂之奏八音俱備如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又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樂器非一安知高子所云以追蠡者果指鐘一物而言否乎學者於其所不知未可臆斷姑從舊注耳　或疑追乃遂字之譌考工記鳧氏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注云深謂窐之也疏云遂鐘之所擊處也遂與追字相近而譌言

鐘之受擊處鑮深似蠡以用之者多也姑備一說

鼻之於臭也

問今人每以臭與香對則於孟子所云鼻之於臭似不可通矣如何

答洪容齋云美惡相對之字五經每相反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明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是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是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是以荒訓定也其臭如蘭胡臭亶時其臭𦞦臭陰達

於淵泉之類。是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於成。草不潰茂。毛鄭皆釋潰爲遂。是以潰訓遂也。據此古人以字義反用。則鼻之於臭。固自可解。竊按說文㚖腐氣也。則臭腐字當用此。後人混臭與㚖爲一字。遂誤解臭字矣。又錢辛楣先生引列子稱逄氏子有迷罔之疾。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謂古人以朽與香對。猶味有甘苦也。月令春之臭羶。夏之臭焦。中央之臭香。秋之臭腥。冬之臭朽。是也。今人不知朽與香對。而以臭與香對。其誤蓋始於廣雅

夫子之設科　五句

問趙注釋此句以下乃孟子之言朱子則俱解作或人之言何居

答趙氏想以往不追來不拒數語或人未必能見及此故疑爲孟子自道但本句未另有曰字又須改子字爲予固不若朱注之直捷也　近時戚鶴泉述周氏鏡初之說從者之廋一問緊接上館人求之弗得係或人私問館人追館人反詰責之或人因更飾詞自解並非對孟子語不然孟子國之上賓或人何因而面問以瑣屑之務哉

餂

問趙注云餂取也集註今人以舌取物曰餂然攷說文食部則無餂字何與

答攷丁公著音釋有云註餂取也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餂字惟郭璞註方言（揚子方言銛取也）銛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推丁君之意謂本句餂字宜作銛但攷說文銛鍤屬息廉切桑欽讀若鐮又玉篇銛利也賈誼傳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晉灼註云世俗謂利爲銛据此則銛字音亦與餂異若說文固無餂字惟玉篇有云餂古文甛字但甛音恬說文美也謂味之甘美也迨集韻

始以餂從他點切音忝韻會正韻並因之然丁公著係唐人固未及見集韻等書矣至韻會又云鉤取也且引孟子是以言餂之也以釋之則又在朱子集註之後矣然自集韻以來雖始以餂音忝尚無以舌取物之訓按說文𦧇字註云以舌取食也亦作䑙又韻會亦作咶又俗作舐廣韻舐俗𦧇字今人每謂以舌取物曰舐如所云折肢舐痔是也字從𦧇旨切音義與餂各別則餂但當訓爲探取鉤取不當釋爲以舌取物耳

姓所同也

問姓與氏異姓必有所由受而氏則有以字以諡以族以官以邑之例自史遷混姓氏爲一而其義遂晦如所稱禹姒姓契子姓后稷姬姓秦之先爲嬴姓則是矣乃又曰禹契之後及秦後分封各以國爲姓故有扈氏男氏殷氏來氏徐氏郯氏等是認氏作姓矣旣曰造父封趙城族由此爲趙氏乃又曰非子以造父之寵蒙趙城姓趙氏又以氏爲姓矣故鄭夾漈譏之又近時人謂四書集註惟太公一條曰姜姓呂氏名尚分晰姓氏最明其餘如子夏氏卜子禽氏陳子游氏言子貢氏端木子華氏公西集註皆誤以氏作姓若楚子文不曰

姓芈而曰鬬、齊宣王不曰姓嬀而曰田、以爲朱子不知姓氏之別、又左傳正義謂姓分爲族、族分爲氏、毛西河則謂姓分爲氏、氏分爲族。其說云何。

答　古者男子稱氏、婦人稱姓。于文女生爲姓。按漢武元鼎四年封姬嘉爲周子南君比男子冠姓于名之始。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姓同氏不同婚姻不可通。氏同姓不同婚姻可通。春秋以前尚嚴氏族。自秦滅六國後、子孫皆爲民庶、古法遂廢。漢以後則但稱氏爲姓矣。故鄭夾漈謂雖以子長知幾二良史、猶昧于姓氏之學也。竊按姓氏氏族之分、禮記大傳正義有云、氏族對文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公問族于衆

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蓋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據此則集註凡于氏而稱曰姓者殆亦以散文得通與、然攷朱子于答門人問姓氏之義則分别確鑿集註或未及追改耳。總之姓同而氏不同自當區别、畧爲附考于後、

以姓言之。禹貢言錫土姓、左傳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如晋語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謂所生長以成功　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也。顧氏日知錄云、言姓者本于五帝、見于春秋者

得二十有二嬀虞姓出顓頊封于陳姒夏姓出顓頊封于杞鄫越傳云沈姒蓐黃春秋時無考子殷姓出高辛封于宋小戎子姓亦姬周姓出黃帝封于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鄷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吳虞虢鄭燕魏芮彤荀賈耿滑焦楊密隨巳諸國驪戎大戎皆姬姓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自太皞秦趙梁徐郯江黃葛麋嬴姓也自少皞莒巳姓薛任姓隱十一年疏引世本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十國皆任姓南燕姞姓也自黃帝密須亦姞姓國語又有酉滕箴荀僖儇依七姓其封國在周世無考杜祁姓也自陶唐楚夔權芊姓邾郳曹姓鄅偪陽妘姓鬷夷董姓也自祝融國語又有

彭禿斟三姓在周世無考。齊申呂許紀州向。姜姓也。自炎帝。又有姜戎。蓼六舒鳩偃姓也。自咎繇。胡歸姓。鄧曼姓。羅熊姓。狄隗姓。鄋瞞漆姓。隂戎允姓。六者不詳其所出。國語以莒爲曹姓越爲芈姓與此異。略舉一二論之。則今之孟氏季氏孫氏甯氏游氏豐氏皆姬。陳氏田氏皆嬀。華氏向氏樂氏魚氏皆子。崔氏馬氏皆姜。屈氏昭氏景氏皆芈也。

以氏言之。傳云胙土而命之氏。及以字以謚以官以邑命氏之例五者而已。按禮記大傳正義云。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

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記所云冠而字之之字）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顧亭林謂此亦不盡然）其子孫若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又按宋鄭夾

漈所撰氏族略則又有以國。以郡國。以鄉以亭以地以姓以名以次以爵以凶德以吉德以技以事。共三十二類

百姓

古者德尊位顯始錫姓。故百姓之稱非言民也。熊朋來云。尚書如堯典禹謨湯誥盤庚泰誓酒誥君奭呂刑篇。所言百姓。孔傳多釋爲百官。獨於泰誓百姓有過。百姓懍懍。專指民言。迨蔡傳始改堯典平章百姓爲畿內民庶以黎民於變。爲天下之民。惟於君奭篇則商實百姓。指爲百官耳。按閻百詩謂百姓有二義。四書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

姓如喪考妣三年。此百姓須指百官蓋謂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其餘則指民言。

然而無有乎爾　二句

問此二句趙註頗不分明。集註載林氏少穎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乎。是謂孟子欲以見知自任。此一說也。又按張敬夫云。孟子言則亦無有乎爾。非遂無也。疑之也。孟子於孔子實聞而知之。然其言如此。不敢自居其傳。其待來學之意深矣。是謂孟子以聞知自任。又一說也。後來解者。總不出此二說。孰爲是歟。

答林氏之說。以然而無有句貼見知。屬孟子自謂。而以則亦無有句貼聞知。屬望後來。但如此說。則然而無有乎爾句。是把孔子及門一齊掃却。將置顏曾冉閔於何地。然講章率遵孟子自任見知之說。蓋緣集註載林氏說。因謂以見知起後來聞知耳。不知上數節。俱言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並非謂湯文孔子聞知之聖。俱必由見知之聖而得也。若張敬夫雖以孟子自任聞知。然實不知其以何句貼孟子說。若朱子自註云。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亦未分屬見知聞

然。但渾解孟子大意而已。按古本於然而無有下及則亦無下。俱誤一闕字。見余仲林經解鉤沉或以有闕文。亦未可知。竊謂孟子之意。則斷是自任聞知其上三節謂若湯文孔子。雖五百餘歲之後。猶得興起聞而知之。況我去聖人之世未遠。居又甚近。苟猶不能聞而知之。則道將安屬。末二語颺開。却是舍我其誰之意。其曰然而無有乎爾。乃孟子以聞知自期也。則亦無有乎爾。乃以見知期當日及門也。蓋自古有聞知。則亦必有見知。如聞知者在上。聖人作萬物覩。則亦有從龍之彥。聞知者在下。德不孤必有鄰。則亦有遠來之朋。所謂行道得吾

與傳道得吾徒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故此二句孟子言今日苟無有能聞而知之者。則亦無有能見而知之者。恰與上數節相應。正見其自任之重。有不得而辭矣。玩末句則亦二字語氣甚緊便可見。至於傳諸後來意。自在言外耳

附錄

婺源戴大昌斗源

四書字樣不同集註所未載者畧採備覽其與石經同者但注後石經一條故不錄

論語

先生饌饌作餕鄭註斯害也已已解作止張鳳翼謂能攻擊異端則害可止郁郁乎郁作彧汗簡云古論語哀公問社社作主古論語擇不處仁擇作宅張衡賦鄹人之子鄹作郰左傳無適也適作敵無莫也莫音慕謂無所思慕也鄭本縲紲作累紲史記瑚璉作胡輦漢碑無所取材材一作哉鄭注可使治其賦賦作傳魯論謂由可使爲佐晝寢

畫作畫(贊暇集上)中根根作續(諸家)棖一作棠(棠又作纂史記)崔子崔作

高(魯論)必有忠信如邱者焉焉字作於虔切屬下句(邢疏載衛瓘說)

祝鮀鮀作佗(古今人表)文質彬彬作份(說文)子所不者不作鄙

(論衡)不又作否(晉欒肇作否泰之否)老彭彭作旁(孫奕示兒編)則諫與與音

余(皇侃)閒部三月三月合作音字(韓愈)古之賢人也人作仁(古本)

飯疏食疏作蔬(皇侃)執禮執作埶(通雅載陸氏說謂樂也)諫曰諫作諷

(說文)君子坦蕩蕩蕩作湯(魯論)溫而厲厲作例(釋文)篤于親篤作

竺(古論語)敓子足敓作跢(說文)今也純純一作緇(黑繒也本周禮純帛鄭注)

冕衣裳者冕作弁(鄭注)衣敝緼袍敝作弊(說文)狐貉貉作貈(古論)

語恂恂如也恂作遜劉修碑色勃如也勃作孛又作艴說文褻

裘作絬衣說文不使勝食氣氣作旣同餼說文鄉人儺儺作獻魯論

一作禓鄭注不問馬不讀否不字屬上句朝服拖紳拖作

袉說文子路共之共音供具也何晏注仍舊貫仍作仁魯論見說文吾

以女為死矣死作先梁武帝韓愈同可謂大臣與臣作恖古文尼字見釋

文鏗爾鏗作愌集韻浴乎沂浴作沿韓愈筆解風乎舞雩風作諷

見漢仲長統傳詠而歸歸作饋鄭本仲弓問仁仁作政史記棘子成棘

作革古今人表虎豹之鞟鞟作鞹說文可以折獄折作制魯論居之

無倦倦作卷釋文吾黨有直躬躬作弓鄭注謂直人名弓羿善射羿

作弖說文能勿勞乎勞讀去聲古文注彼哉彼作彼彼廣韻正而不
譎正作法漢書微生高微作尾古今人表郎所詁尾生之信愬子路於季
孫愬作訴說文作者七人七當作十鄭注有荷蕢蕢作臾說文硜
硜乎硜一作磬說文古文磬斯已而已矣斯已之已音紀釋文深
則厲厲作砅說文諒陰諒作亮尚書陰作闇禮記小人窮斯濫濫
作濫說文必先利其器利作厲古文論語邦域之中邦作封釋文友
便辟辟讀譬馬鄭讀巧寫譬論便佞便作諞說文小童童作妾韓愈歸
孔子豚歸作饋古論語莞爾莞作莧釋文佛肸佛作茀古今人表湼
而不淄淄作滓費鳳碑果敢而窒窒作室魯論滔滔者滔作悠

史記注褭而不輟褭作㰝說文以杖荷蓧蓧作莜說文怨乎不以

乎作何魏志杜畿傳叔夜夜當作液惠定宇謂周有叔液鼎叔忽忽作曶

古今人表焉可誣也誣作憮漢書薛宣傳則哀矜矜作憐論衡

大學中庸　赫兮諠兮諠作愃說文恂慄也恂讀作峻鄭注一人

貪戾戾或爲吝一言僨事僨或爲犇鄭注桃之夭夭夭作枖

說文斷斷兮作㓹㓹猗說文素隱素讀爲傃鄭注費而隱費音弗

又作拂鄭注謂道若違拂則隱而不仕壹戎衣壹作殪集韻衣讀殷鄭注旅酬

下爲上爲讀如字孔疏其如示諸掌乎示讀寘鄭注好學近乎

知學作問說苑於穆不已已作似見詩疏引孟仲子語尚絅絅作蘔書大

傳 又作䉧說文

孟子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檢作斂班氏食貨志謂豐歲則斂之在官 鷇

觫觳作𣪊觳尾懼貌觧角懼貌丹鉛總錄 爲長者折枝 枝通作肢傳疑錄 昆

夷 昆作混毛詩 轉附 附作鮒南宋趙氏德之說 朝儛 儛當爲潕顧野王

又作潮 儛 蹡史 而勿正心 正心二字合作忘字 觀會西 感然

感 作㦼說文 鎡基 基作錤禮記月令正義所引 又作兹其漢書 勳也見 迨天

之未陰雨 迨作𨽿說文 而罔市利 罔作買說文 宿于晝 晝當作

畫史記本劉注 若藥不瞑眩 瞑作眄說文 戎狄是膺 膺作應 荆舒

是懲 舒作荼 懲作徵史記 見 無然泄泄 泄作詍 又作呭說文 選

予負夏夏作黍帝王世紀溱洧作潧洧說文爲不若是恝恝作忿

說文殺三苗于三危殺作𥨊說文源源而來源作謜音願說文箕山

之陰陰作陽史記頑夫廉頑作貪論衡接淅而行接作滰說文滰淅

乾漬米也唐本亦作滰淅百畝之糞糞作分王制先簿正祭器簿作薄孫奭

音義封而不告封讀作窆之郝京山解

附各本石經所載四書字句不同

漢石經論語抑與之與抑作意孝乎惟孝乎作于夕死可矣矣作也

是也曰是知津矣無也曰二字耰而不輟無而字子路行以告無行

字夫子憮然無夫子植其杖而芸植作置芸作耘其斯而已矣而已矣作

刊以譬之宮牆（之作諸 牆作墻）而沽諸沽之哉（沽作賈）　已上見黃伯

思東觀餘論

好仁者惡不仁者（無者字）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無乎字）惡

居下流而訕上者（無流字）而見惡焉（無焉字）往者不可諫（二句俱多

一字）也執輿者爲誰（作執車 爲誰子）子游（作游子）而在蕭墻（在下多一于字）

已上見董逌廣川書跋（其與上條同者未錄）

亦不可行（無可字）廋哉人焉廋哉（次句無哉字）無起子者（無者字）邪君

爲兩君之好（邪作歟）無惡也（無也字）君子亦有惡乎（無亦字）子曰

有惡（無惡字）年四十而見惡焉（四十作卌 無而字）何必去父母之邦

州作闕何德之衰〔作何而德之衰也〕從辟世之士〔辟作避〕君臣之義〔義作義〕

禮如之何其廢之〔多一也字〕欲潔其身〔潔作絜〕子游〔游作斿〕人未有

自致者也〔者也作也者〕不如是之〔之作者〕未墜于地〔墜作隧〕賢者識

其〔識作志〕　已上見洪适隸釋所載石經論語殘碑〔其未言闕字及〕

〔與上條同者未錄〕

唐石經〔大學中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辟作譬〕堯舜帥天下

以仁二句〔帥作率〕若有一个臣〔个作介〕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待

其人而後行〔而作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無之字〕論語爾愛其

羊〔爾作爾〕不知其仁〔仁作人〕漆雕開〔雕作彫〕再斯可矣〔斯作思〕三人

行（三上多一我字）必有我師焉（得作有）冉有子貢（有作子）告夫三子（三子作二三子）而不與之言（無之字）稱諸異邦（諸作謂）女得人焉爾乎（爾作耳）

已上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又未若貧而樂（樂下多一道字）

願車馬衣輕裘（無輕字）　予有亂臣十人（無臣字）

蜀石經（論語）　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　敬其事而後其食（食作而後食其祿）見晁公武讀書志　又三嗅　嗅作戛（集注引晁氏據石經）按唐石經嗅作臭

宋石經文無傳　惟高宗御書孟子在杭州府學文王事昆夷（昆作混）　有小人之事（人作民）

歷代石經附考

宋王伯厚云。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則裴頠。唐則開成中唐元度。後蜀則孫逢吉等。本朝則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按唐石經誤衍）

明楊升庵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至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蝌斗體。篆效

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審。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卽蜀本也。宋淳化中刻於汴京

國朝萬季野云。漢魏石經俱在洛陽。其後由洛陽遷鄴。多沒於河。（齊高澄）由鄴遷長安。（周宣帝）無在汴梁者。至唐時損壞殆盡。（按萬氏以漢石經亦有三體其說未確詳見下。）

又云唐石經祇楷書一體。其石刻仍在今西安府學（按闕成二）

年宰相兼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刊碑立於
太學大歷十一年司業張參著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
十部太和七年翰林待詔唐元度覆定九經字樣一卷凡
七十六部迨宋元祐中呂公龍圖徙置於西安府學故唐
之石經及張參唐元度
等所著迄今完好無損
又云宋石經集當時善篆隸者分書必有可觀今皆不存
豈遭汴京之覆毀壞無遺耶
錢辛楣云石經一字三字之分紀載各殊趙明誠洪景伯
諸人攷定以一字者爲漢刻三字者爲魏刻既確不可易
矣萬季野執後漢書儒林傳序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
相參校一語欲翻此案謂蔚宗得於目睹必不誣甚矣季

野之惑也蔚宗著書在宋文帝之世其時洛陽已非宋土何由得石經而睹之若云目睹在義熙永初之間則蔚宗未嘗官洛陽晉時膏粱公子豈肯無故而跳身邊徼更無此情理矣衛恒晉初人其撰四體書勢則云正始中立三字石經矣酈道元生長洛都其注水經則云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堂西矣兩人真目睹石經者並以三字爲魏正始刻則一字爲漢刻何疑一字者別於三字言之漢人必無一字之目但言魏立三字則漢刻祇

有隷書不待言也靈帝紀蔡邕張馴李巡諸傳俱不云有三體惟儒林傳序有之葢蔚宗習聞太學有三體石經誤認爲漢熹平所刻遂增此語後來又承蔚宗之誤不能訂正季野以史學自負何亦憒憒若此

古今輿地考畧

冀州域　古軒轅附唐有虞夏后殷人所都及寶沈臺駘孤竹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則為晉魏霍冀黎揚鄃賈沈姒蓐黃潞赤狄邶鄘衛始封朝歌在邢共凡原雍邢虞檀溫中山鼓肥鮮虞薊北燕韓無終山戎凡三十五國戰國時屬燕趙魏而秦衛亦燕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此為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三川北境是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冀州領郡九幽州領郡十并州領郡九後漢因之魏晉暨元明茲不備載下倣此以今輿地言之山西則太原

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及衛輝府濬縣之西境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五府及眞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為界水西屬冀水東兗屬）又新置宣化府及故遼東都司之西境（以大遼水為界西屬冀東屬青）其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於大遼水皆是也。

兗州域　古帝顓頊之墟高觀有窮昆吾韋顧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則為衛邶鄘燕凡四國戰國為衛魏宋齊趙五國地秦并天下置東郡碭郡（東北境是）齊郡（北境是）鉅鹿上谷（二郡東境是）漢

復置兗州(領郡國八)今輿地則河南衛輝府之考城縣直隸大名府(之長垣東明二縣當屬豫)及真定河間二府之東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爲界東南屬兗西北屬冀)山東則東昌府及兗州府之陽穀壽張與曹州府鄆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北境(當以漢時濟水故道爲界西北屬兗東南屬豫徐青)皆是也

青州域　古爽鳩氏之墟爲季萴有逢伯陵蒲姑氏之所因及斟灌斟尋與過之封皆在焉春秋時爲齊紀譚州夷介萊凡七國戰國爲齊燕二國地秦并天下置齊郡琅邪遼東漢復置青州(領郡國六)今輿地則山東登州萊州二府其青州府則

益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之南境濟南府則長淸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泰安府之肥城東阿及泰安萊蕪平陰之北境。（三府之地其南以齊長城故址與徐分界西與北以漢時濟水故道與兖分界）其東北跨海爲遼東都司之東境及朝鮮國皆是也

徐州域　古大庭少皞之墟。有緡大彭奄郯之封皆在焉。春秋時爲魯滕茅薛徐邾莒蕭郯遂任宿須句顓臾鄅邿陽鄣郳向極牟鑄鄟郜偪陽根牟鍾吾甲父凡二十九國。戰國時屬魯。而宋齊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泗水琅邪（西境薛是）

郡當仍有郯郡說詳後漢改置東海郡復以其地爲徐州領郡國四今輿地則江南徐州及鳳陽府之懷遠宿州靈璧泗州五河淮安府之桃源清河安東及邳州宿遷睢寧海州贛榆山東兗州府則滋陽曲阜寧陽鄒縣泗水滕縣嶧汶上濟寧州金鄉魚臺嘉祥及曹州之鉅野泰安府則東平新泰及泰安萊蕪平陰之南境沂州府則郯城費縣蒙陰沂水莒州日照青州府則諸城南境皆是也

揚州域　古汪芒氏之封春秋時爲蓼六越楚之東境是吳蔣弦黃舒宗巢舒庸舒鳩英桐鍾離濮凡十七國戰國時初屬越

後楚滅越而有其地。秦并天下。置九江鄣郡會稽閩中南海。東境今潮陽郡漢復置揚州。領郡國七今輿地則浙江江西福建皆是。江南則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其鳳陽府則鳳陽臨淮定遠壽州潁州府之霍邱。泗州之盱眙天長。淮安府則山陽鹽城。河南則汝寧府之光州光山固始。湖廣則黃州府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黃梅廣東則潮州府皆是也

荊州域　春秋時爲楚夔聃權邔與同鄖州羅貳軫凡九國。戰國時屬楚。而韓秦亦少得其地。秦并天下。置南郡黔中長沙

南陽東境漢復置荊州領郡八今輿地則湖廣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順十一府郴靖二州其漢陽府之孝感黃陂襄陽府之南漳縣德安府則安陸雲夢應城應山及隨州之南境襄光化縣地黃州府則黃岡麻城黃安湖北則施南府之建始廣西則桂林府之全州及興安嶺北之地皆是也

豫州域　古太皡祝融之墟及帝嚳成湯所都虞戈邳封葛三鬷諸國皆在焉春秋時爲管蔡郜曹鄭東虢西虢凡蔣祭杞宋焦申許蓼密隨厲唐戴沈息房滑鄶鄀穀鄧賴項頓胡

江黃道柏州來蓼蠻陸渾凡四十一國。戰國時屬宋魏韓。而秦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州碭郡潁川南陽東境北境是南郡。北境是漢復置豫州。領郡國五後漢爲司隸治河陽豫州。治譙領郡國六今輿地則河南之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及汝州直隸。則大名府之東明長垣。山東曹州府之定陶曹縣城武單縣。江南則潁州府潁上太和亳州蒙城。湖廣則襄陽府之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均州。鄖陽府之鄖縣保康及鄖西之東境。德安府隨州之北境皆是也

梁州域　古蜀山氏蠶叢氏之國。又元囂昌意所封及牧誓

所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皆在焉。春秋時爲庸巴濮楚裒凡五國。戰國時屬秦而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漢中巴郡蜀郡隴西南境是內史南境是漢改置益州領郡八今輿地則陝西漢中府興安府及商州洛南山陽鎭安商南。漢中府之鳳縣、甘肅秦州之兩當徽縣及階州成縣文縣。湖廣鄖陽府之房縣竹山竹溪及鄖西縣之西境。四川則成都保寧順慶龍安雅州叙州潼川嘉定八府。邛眉瀘三州。重慶夔州之江北諸州縣皆是也

雍州域　后稷始封於邰。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豐。武

王遷鎬及扈崇密須之封皆在焉春秋時爲虢周召畢豐鄭秦芮梁崇密驪戎白狄晉西境是凡十四國戰國時屬秦而魏趙亦兼得其地秦幷天下置內史上郡北地九原隴西雲中西南境唐榆林郡是漢以其地之西偏置涼州十領郡而三輔則領於司隸內史屬秦京師漢武帝改爲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號三輔今輿地則甘肅之鞏昌平涼陝西之西安慶陽延安鳳翔其商州洛南山陽鎮安商南漢中府之鳳縣甘肅秦州之兩當徽縣階州文縣成縣爲梁域餘皆屬雍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是也

右以夏時九州分列。係參採杜氏通典暨胡朏明禹貢錐指。今按秦都咸陽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迨三十三年平百越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又廢無諸搖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其四十郡。茲分見於九州者。爲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三川東郡碭郡齊郡琅邪遼東泗水薛郡九江鄣郡會稽南郡黔中長沙南陽潁川上郡北地九原隴西漢中巴郡蜀郡并內史南海閩中共三十八郡。仍桂林象郡二郡。則以地在百越。故未全列也。但攷漢書高

帝紀六年。以碭郡薛郡郯郡封弟交爲楚王。又地理志於東海郡下注云。高帝置。屬徐州。應劭曰。即秦郯郡。酈元沂水注云。郯縣東海郡。秦始皇以爲郯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据此則秦三十六郡內。尚有郯郡。屬徐州域。通典竟未列入。其內史乃秦京師。此金氏禮箋謂裴駰集解與晉書地理志俱誤以內史充三十六郡之數。遺郯郡是也。

漢興都長安。以秦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自高帝至孝平共立郡國一百三）武帝開越攘胡。分天下爲十三州。置刺史以領郡國。茲見於前所錄者。有冀幽并兖青徐揚荆豫及凉

益改雍曰涼改梁曰益為十一州仍有南置交阯北置朔方共二州尚未列也按秦敗南海桂林象郡臣屬尉佗者凡八十餘年漢又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四郡不屬於漢迨武帝元鼎六年始取南海桂林象郡更名桂林曰鬱林象郡曰日南其閩中郡武帝元封元年東粵殺王餘善降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後漢建都洛陽仍十三州部加置郡國一百有五焉魏都許有司隸荊豫兖青徐涼秦冀幽并揚雍十三州吳都武昌置交廣荊郢揚五州蜀都成都置益梁二州晉都洛陽平吳後分天下為十九州部東晉都建康本秣陵九州之地僅有其二宋齊梁陳俱都金陵吳與東晉暨此為六朝宋則盡得河南之地齊梁略同陳則淮肥巴蜀皆已

失去自西晉之衰中華雲擾凡有十六國（相與東晉終始）曰前趙（匈奴劉淵據平陽）後趙（羯石勒據襄國）前秦（氐苻洪據長安）後秦（羌姚弋仲據長安）西秦（鮮卑乞伏國仁據金城）前涼（張軌據涼州）後涼（氐呂光據姑臧）南涼（鮮卑禿髮烏孤據廣武）北涼（段業據張掖匈奴沮渠蒙遜繼之據姑臧）西涼（李暠據敦煌）前燕（鮮卑慕容廆據鄴）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馮跋繼之據昌黎號北燕）南燕（慕容德據廣固）西燕（慕容沖據阿房）成（李特據蜀）夏（匈奴赫連勃勃據朔方）東晉之末拓跋魏興（與宋齊梁陳分為南北朝）遷都洛陽盡有北方所未得者漢中南陽垂弧彭城青州之南而已莊帝後魏分為東西東魏都鄴高齊篡之西魏都長安宇文周篡之迨周滅齊隋開皇遂平一海宇仍都長

安。唐建都亦因之。武德初。改郡爲州。後又分天下爲十道。曰關內河南河北河東山南隴右淮南江西劍南嶺南。開元中分增五道。曰京畿都畿黔中。改山南爲山南東西。改江西爲江南東西。嗣是梁唐晉漢周五代相承。凡八姓皆都汴。當梁之初。割據者積有十國。曰吳楊行密據淮南南唐李昪據江南西蜀王建據西川後蜀孟知祥南漢劉隱據廣州北漢劉崇據晉陽楚馬殷據湖南吳越錢鏐據兩浙閩王審知據福州南平高季興據荊南迨周之季存者七國。西蜀吳閩已亡宋既代周。都汴。削平諸國。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曰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

江南東江南西荆湖南荆湖北兩浙福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廣南東廣南西未入職方者燕雲十六州耳。南渡後都杭州。始猶以河爲界。繼則以長淮爲界矣。宋時分據者。曰遼（即契丹都臨潢）夏（元昊據西夏）金（即女眞屢遷都）其後遼爲金滅。而蒙古國號元。遂滅金夏以次滅宋。都燕京。置行省以統各路。（元之路猶今之府與州）明初都金陵。以畿外爲省。成祖遷都燕。號北京。改舊都爲南京。是爲兩直隸。此外其爲十三省云。至前九州所分隸

國朝各府州縣。則皆據近今所沿革者。故與禹貢雖指所載

有不盡相符耳嘉慶十四年己巳冬大昌識